

2016年12月 星期五 30日 丙申年十二月初二

镇江周刊 ZHENJIANGDAILY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出版



第 297 期

Tel:0511-85010056 本报网址: http://www.jszw.com.cn

源自明万历年间,至今已传 13 代

丹阳赵氏二胡厘清 400 余年传承谱系

□ 孙国武 朱美娜 摄影 朱美娜

琴,又称瑶琴、玉琴,俗称古琴。那您曾否见过有“绿绮”美誉的清代古琴、民国时期的制琴工具、独一无二精雕细刻的老红木二胡……这些难得一见的“老古董”在丹阳赵军琴坊都可以看到。赵军是赵氏琴坊第十三代赵氏二胡制作技艺传承人,而让他更加兴奋是,经过长期的探访,丹阳赵氏二胡 400 余年的传承谱系终于得以厘清。他说:“把传承谱系厘清,是比拥有再多名贵之琴更珍贵也更让人高兴的事。”

赵氏二胡传承谱系 厘清 400 余年发展脉络

赵军的父亲赵锁明原在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工作,赵家有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制琴技艺。赵锁明制作的二胡在 2004 年 5 月“全国二胡制作评比大赛”中荣获老红木六角组一等奖,黑檀木六角组三等奖,并录入华乐大典二胡卷中。

赵锁明还告诉儿子一件事,明朝万历年间,赵氏祖上就在丹阳城内设有制琴作坊,主要制作古琴和胡琴。赵锁明的话不无根据。据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朱载堉所著《曲韵山人游记》一书记载,明万历年间,朱载堉去苏杭两地采办乐器,出太湖后经丹阳,便停泊南岸夜宿。临夜时分,他漫步丹阳市井体验当地风土人情,忽闻琴瑟之声,音色之美,疑天外之音。他寻声而至,来到一制琴作坊门前,门额上书“赵氏琴坊”四个大字。他感慨道:想不到小小丹阳,却有如此制琴高手。朱载堉作揖而进,探讨制琴要诀,临走时将琴坊内所有古琴购买一空,搬至船上,后又将苏杭两地采办来的古琴扔于河中,此乃后人所传“朱载堉随流退琴”。相关资料有记载,南国赵氏琴曾被明清两代当作宫廷乐器的贡品。

令人惊喜的是,经过多方找寻,赵军从丹阳市丹北镇老家找到了祖传的赵氏二胡传承谱系,基本上厘清了 400 余年发展脉络。根据记载,赵氏二胡始祖赵嘉盛,字善厚,是与明代“律圣”朱载堉有过神交的“赵氏琴坊”创始人。按照始祖不作代的传统,自赵嘉盛之子赵友章算起到赵军,“赵氏琴坊”已经传了 13 代,年代跨度长达 400 多年。而丹阳丹北镇后巷赵氏一脉,源于今镇江新区大港赵氏,据《赵氏宗谱》记载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后裔。赵军保存的祖传谱系,不但记载了祖先的生卒年月,还明确记载了祖堂所在地。



外地二胡爱好者选购



赵军介绍蜀桐古琴

百纳琴已失传 蜀桐古琴稀有

古琴的制作历史悠久,许多名琴都有可供考证的文字记载,而且具有美妙的琴名与神奇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这四张琴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琴”。相传“绿绮”通体黑色,隐隐泛着幽绿,有如绿色藤蔓缠绕于古木之上,因而名为“绿绮”。

“绿绮”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家徒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那赵军的曾祖父赵立唐制作的这张蜀桐古琴有何特别之处?“这张蜀桐古琴稀有,用材特别珍贵,琴面用的是蜀桐,琴底梓木,蜀桐是桐木中最好的。”镇江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二胡研究者许无畏说,蜀桐木生长长期慢,喜阴,年份长。而且,凡制琴需风干十年甚至百年之久,方能不裂不翘、永葆音准。根据《弦准杂谈》第四十一章“制琴说”记载,古琴面多用桐木,琴底为梓木,桐木以蜀桐为最,梧桐最佳,其次为白桐、青桐、泡桐等。书中还记载,当今制琴之大家丹阳赵氏琴也,赵氏蹊径独辟,美妙之处用一百多块梧桐碎木,拼接黏合而成,并将碎木嵌入琴腹之中,使琴音更为通透,此为赵氏独创百纳之琴也。可惜,百纳琴如今已失传。其次,赵氏更具修缮古琴之术,病琴者经得赵氏之手,弦音无一不准。

制作老红木二胡 全手工费时半年

“赵军琴坊”2012 年搬迁到丹阳市“176 文化绿洲”,逐渐广为人知。前不久,为立足长远发展,赵军将“赵军琴坊”整体搬迁到丹阳开发区善善社区内,面积扩大到 1000 平方米,形成了二胡生产、加工、展示等“一条龙”工作室。置身现在的“赵军琴坊”,参观者能够参观二胡制作的各个流程,欣赏各种精品二胡。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琴坊新增了赵氏二胡历史文化展示区,展出了“赵氏琴坊”制作工具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作,除了有赵军的曾祖父赵立唐制作的清代蜀桐古琴,还有赵军父亲赵锁明晚年精心制作的、赠送友人陈祥黔的老红木二胡等,老红木二胡上有精美的雕刻工艺和题款,体现了精湛的技艺,堪称精品力作,也是赵锁明的收官之作。

“这个弦松了,要弄紧点,你听声音毫无力气,闷得很……”今年 76 岁的陈祥黔是一名退休教师,对二胡有数十年的痴爱,“红木”二胡适合“抒情”,“紫檀”二胡适合“欢快”……退休后,他义务帮赵军琴坊里的二胡调音,一调就是十几年。为了感谢陈祥黔,赵锁明准备做一把独一无二的二胡给友人。2004 年,经过选料、打磨等多道工序,花了半年时间才完成。“这把老红木二胡是独一无二,不光材料好。”陈祥黔说,这把二胡从选材、到做工都极其讲究。用的是老红木,没有半点色差,且六块板敲出来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全手工打磨;音质亮、纯、厚,有通透感,手感舒适、灵敏度高,想怎么拉,就怎么拉。

赵氏二胡制作技艺被省政府公布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军琴坊”以制作苏式二胡为主,兼制作高胡、扬胡、越胡等各种特色胡琴,其作品还漂洋过海,远销日本、美国等国家。

2015 年 12 月,“赵军琴坊”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工艺荣膺首批“镇江老字号”称号。2016 年 8 月,赵军制作的锡胡被文化部艺术科技研究所列为行业标准。



陈祥黔现场演奏独一无二的老红木二胡

特稿



内蒙古发现 2000 多年前的制盐手工业遗址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一处 2000 多年前战国晚期或汉代早期的制盐手工业遗址,其制盐工艺属于早期的“卤水煎盐”法。

盐业考古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展多年,但在内蒙古较为罕见。这个遗址的发掘,对于中国盐业考古是一个重要补充,也有助于了解作为池盐主要产地之一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战国时期盐业生产的情况。据了解,目前考古人员只是明确了这个遗址的性质,至于其他相关问题,如煎盐原料卤水的获得途径、是否存在其他关键技术的遗迹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予以揭示。(新华社)

十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 中英对照本发布

包括《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将相和》、《四郎探母》在内的十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中英对照本 27 日在北京发布。96 岁的翻译大家许渊冲称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天”。

京剧走出去离不开京剧剧本的翻译。据了解,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系列丛书计划收录 100 部左右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京剧剧目,分十辑出版,每辑收录十个剧目,有关每个剧目的内容独立成册。本次出版的十个剧目为第二辑,剧目包括《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将相和》、《击鼓骂曹》、《四郎探母》、《定军山》、《赤桑镇》、《武家坡》、《三堂会审》、《文昭关》、《打龙袍》。据知,美国的尼克松图书馆、美国查普曼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和学府已收藏该系列丛书第一辑。(中新社)



立体纸艺书 《3D 西游记》在京首发

12 月 27 日,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单位设计出版的立体纸艺书《3D 西游记》首发仪式在北京举行。立体纸艺书《3D 西游记》通过纸艺设计师设计的 800 多道工序的“翻转移拉”可动机关,可以立体呈现多个西游记场景,将西游记故事跃然纸上,既有立体的视觉效果又有玩具的趣味。图为演员马德华(左)在首发仪式上观看立体纸艺书《3D 西游记》。(新华社)



刘彧毒计除诸弟

——读史谈片话镇江之八十三

→ 10 版

“樵谷山房文化沙龙”第十二期 王川:《走近镇江城市壁画与浮雕》

→ 11 版

我们的波士顿蜜月之旅

→ 12 版



编辑 贺莺 校对 杨柏林

别喷,正该你上场了

□ 华翔

几年,娃哈哈挺不易的。一方面,业绩被媒体称为“断崖式下跌”,2015 年娃哈哈营业收入 494 亿元,而这个数字在 2014 年可是 720 亿;另一方面,频频的多元化经营尝试,试图突围,却只是多元化试错,试过了,还是错,企业转型终不得其路。实际上,制造业寒冬,娃哈哈所在的快消品行业可能感觉更冷。就在今年,宝洁第一季全球销售大幅下滑达 12%;康师傅上半年营收 279.90 亿元,同比下降 13.9%;净利润 6.14 亿元,同比下降 64.8%。而这个冷,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以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的冲击。所以,理解宗庆后。

理解之后,却想说两句话。一是此虚拟非彼虚拟,二是“互联网+”正在走向“+互联网”。

一、互联网经济,因为虚拟空间的原因,也常常被人们称为虚拟经济。但过火的那个虚拟经济,可压根不上它,人家玩的是以钱生钱的游戏,单靠资本流通的运作就能大赚特赚玩转企业于股掌间。其实,

正如董明珠担忧的“90 后开网店”,但网友回应“一个 90 后网店里卖的货,背后可能是几百个 90 后在生产”。互联网经济从未离开过实物或产品,它改变的只是渠道。所以,脱虚向实,别瞄错了靶。

二、“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主体;“+互联网”,互联网则回到了辅助或工具的属性。如是理解,新工具或新技术的应用,最初的使用者肯定是技术这一边的人,所谓工匠、工程师及新潮者,因为他们才知道这工具、技术该怎么用。这时,技术自身的光芒闪耀,甚至能闪瞎旁人的眼睛。这就好比前些年的电子商务。所以,是“互联网+”,是技术第一性。但当技术普及后,人人都会要两把这新工具时,对工具技术应用的场景、功能的熟悉则后来居上,成为决定因素。所以,当互联网技术和日常千万行业交融之际,则是“+互联网”和应用第一性了。实际上,在马云们被灯光聚焦了数年后,此时,恰恰是他们退至幕后,而各行各业的翘楚们开始换上新打扮,拿着新家伙,登台亮相了。也就是说,现在是宗庆后们玩的时候了。但从近期的新闻看,马云们确实是准备退了,但颇多实体经济、实体企业的掌门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理解,搞懂新技术、玩转新工具并不是上手就会,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时代的新要素、新秩序也必然会不断磨合,投身其中的企业肯定还会有酸甜苦辣,甚至一言难尽。但我们已然不可能拒绝互联网了,不是吗?被“喷”之后,马云没说话,但马云的部下有话要说。12 月 27 日“2016 新闻商峰会”会前论坛,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淘宝大学校长王帅如是表述:“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什么逻辑,我想不明白。”然后,他说——

“保持对未来的好奇,保持对趋势的尊重和把握,保持持久的学习能力……我们只是把别人怀念过去的的时间用来拥抱未来。”

谨记。



头一回见到大人物这么直接、公开的“恶言相向”。12 月 25 日,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开炮了:(马云“五新”观点)“我认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而后,参加节目的另两位嘉宾董明珠、李东生也是或委婉或直接的跟上补刀了。总之一句话,实体经济大佬跟互联网经济较劲了。宗庆后如是说,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一期《对话》的主题本就是探讨中国制造业寒冬的深层原因,虚拟经济过火则是节目中大家共识的原因之一。更大的背景则是,近几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严重,已成发展祸患;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宗庆后如是说,当然也是有情绪的。近